



T H E B I G PAYBACK

THE HISTORY OF THE BUSINESS OF HIP-HOP

DAN CHARNAS (美) 丹·查纳斯 著 **嘻哈这门生意**
金晓宇 译

THE BIG PAYBACK

THE HISTORY OF THE BUSINESS OF HIP-HOP

嘻哈这门生意

DAN CHARNAS (美) 丹·查纳斯 著 金晓宇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嘻哈这门生意 / (美) 查纳斯著; 金晓宇译. — 郑

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649-1784-5

I. ①嘻… II. ①查… ②金… III. ①摇滚乐—研究

—美国 IV. ①J6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0698 号

Dan Charnas

The Big Payback: The History of The Business of Hip-hop

Copyright © 2010 by Dan Charna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HNU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vey Kling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河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6-2014-207

嘻哈这门生意

著 者 [美] 丹·查纳斯

译 者 金晓宇

责任编辑 王 慧 王明娟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41

字 数 710千字 插 页 4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作者的话

本书讲述的是美国人成功的故事。

1977年，嘻哈乐还是一种边缘的城市亚文化，主要局限于美国两大最臭名昭著的贫民区，哈勒姆和南布朗克斯。三十多年后，嘻哈乐本身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横跨音乐、语言、电影、电视、书籍、时装、体育和政治等诸多领域。嘻哈乐取代了摇滚乐，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独特的创意表达方式。嘻哈乐成为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不仅是在娱乐业，更是向消费产品和服务业挺进。

《嘻哈这门生意》讲述的是，嘻哈乐如何完成这几乎不可能的飞跃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经理和艺人、企业家和江湖贩子故事，他们一起克服了难以置信的逆境和阻碍，因为他们相信，有一天，嘻哈乐会和在此之前的美国任何一种流行文化一样强大。

嘻哈乐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商品化的嘻哈乐培养了一代多种族的年轻美国人，熏陶他们成长起来的文化，主要是由黑人年轻人创造而成，最终也改变了美国的种族权力格局。在嘻哈一代的帮助下，选举出了我国第一位黑人总统。我们这个社会也改变了嘻哈乐。有人会说，在嘻哈乐主流化的过程中，它丧失了许多自己的多样性和优点。《嘻哈这门生意》也会探讨所有这些变化。

如果单单考察艺人的生平，是无法理解嘻哈乐这一现象的，因为如果离开资助、推广、销售这种文化的人们，嘻哈乐是不可能存活和繁荣的。因此，《嘻哈这门生意》是一本有关嘻哈生意的书，有关艺人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嘻哈界，二者常常互为一体。如果说嘻哈乐有四大元素（DJ、说唱、涂鸦和霹雳舞），或许还有第五元素（流行时尚），那么我坚决主张加入第六元素：

营销。嘻哈乐早期推广派对的传单，是这种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有一个人，他就是以分发这种传单开始了自己毕生的事业；你再看看现在的拉塞尔·西蒙斯。

《嘻哈这门生意》记述了一些大名鼎鼎的商人，如西蒙斯等，以及数十位名不见经传的商人，追踪了他们的发展轨迹；这些人有意或无意地，推动了嘻哈事业的进步。他们有些人是为了利，有些人是为了名，有些是为了好玩，有些是为了艺术，更多地是多种动机的组合。如果没有这些人，那么很少有人会知道那些伟大艺人的名字，如图帕克·沙库尔和埃米纳姆，杰伊-Z和“奔跑-DMC”，因为是这些商人，把那些传奇人物介绍给了世人。这些经理、推广人、电台节目编排人、经纪人，为了嘻哈乐，不惜将自己的职位、财产、生命都做了赌注。现在，你将会知道他们的名字。

有关本书创作的一些说明：

《嘻哈这门生意》是一部报道性作品，材料来源包括，作者亲自采访的超过三百个人物，和法院文件、信件、合同、备忘录、纪念品、报刊文章、电台和电视台档案、照片、电影、网页，以及作者同事们发表和未发表的研究和报告。

《嘻哈这门生意》聚焦于一组精选人物的生平，选择的标准考虑了多种因素：他们做出的贡献，他们的人生经历是否扣人心弦，以及我是否能够采访到他们。

本书描述事件、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情感，以及人物的语言时，作者是在客观地报道，而非出于虚构。对于人物对白，我使用引号，表示那是精确的复述，或者使用斜体字^①，表示这是原话的大概意思。某一特定的故事常常从两个或更多个视角来讲述，这是由于存在两个或更多个消息来源。在极少情况下，多个消息源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完全相左。在本书中发生这种冲突的地方，我要么直接在正文中讨论，要么选择我认为最可信的叙述，然后，在脚注中对与之矛盾的描述进行说明。

本书的几种语用约定如下：我常常互换使用“嘻哈乐”、“说唱乐”及“说唱音乐”等词汇，虽然严格说来，它们不尽相同，但我用这些词，均只表示嘻哈文化中音乐和歌词的部分，即你用耳朵听到的东西。我还交替使用“黑人”与“非裔美国人”一词，尽管我知道这两个词并不总是同义的。我将“Black”（黑人）与“White”（白人）予以大写，因为指的是一类人群。我使用“种族主

① 原书中的斜体字，中译本用楷体。——译者注（未标明译者注的均为原注）

义”一词时，我真正的意思是“系统性白人至上主义”。对于有些人物，人们通常只知道他们的艺名或绰号，我一般也用这些雅号称呼他们，但首先要给出他们的真名，并在文中交代清楚他们是何时取了这些别称的。有些人物的名称来回变换，我试图跟上他们的这种变化；但有一个显著的例外，那就是肖恩·库姆斯，多年来，他给自己起了太多的艺名。在本书中，我只称呼他“库姆斯”。再补充一点，嘻哈乐迷和拥趸们都知道，有两个叫“德雷博士”的人：安德烈·“德雷博士”·布朗，来自东海岸，他在纽约主持过《哟！MTV说唱乐》，还在“热辣97”电台当过DJ；另一位是安德烈·“德雷博士”·扬，来自西海岸，他是NWA乐队的成员，也是“死囚牢”和“后果”唱片公司的创始人，还是埃米纳姆的音乐制作人。幸运的是，他们在本书中没有相遇。

最后，《嘻哈这门生意》是一部有关嘻哈产业的著作，而本书的作者曾是这个产业的一员。我在这个行业工作期间所成就的一些事情，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大书特书；因此，这不是一本回忆录。话虽如此，我亲自见证过本书中的一些事件和场景；在有些事件中，我还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我在脚注中都有逐一的说明。正如在“致谢”中提到的那样，我曾为本书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工作过。另一些人物是我的朋友或同事。还有一些是我的竞争对手或敌人。很多人，我和他们只有点头之交，有一些，我直到为本书做采访时才认识。在新闻行业中，与描写对象和消息来源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既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带来问题。我已经尽力去公平对待书中所有的人物，不考虑我与他们的关系。

我在编写本书时的座右铭是“每个人都是有人性的”。这样的信条是难得的，因为就连我尊敬的一些记者、作家、说唱歌手，也不经调查就擅自武断地诋毁商人，说他们是贪婪的剥削者，剥削天真、毫无戒心的艺人和广大受众。我厌恶这样的陈词滥调。在我担任唱片公司经理的岁月里，我见识过许多的剥削。但我也见过许多商人，他们正直诚实，满怀对嘻哈文化的热爱；也见过许多艺人、制作人和DJ，他们对于文化毫不关心，他们放任自流，生活没有一点道德底线。我写本书的目的，是要抛开那些老生常谈，展示嘻哈文化是如何由艺人以及把他们推向世人的人们所共同创造出来的。

我对本书的处理方法，或许不会被一些嘻哈乐迷喜欢，他们认为在嘻哈乐商品化之前，是处于一种原始纯净的状态；或许也不会被另一些人喜欢，他们认为大公司的经理们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决定为了利润和让黑人堕落，推广暴力和厌恶女性的嘻哈乐产品。我的经验和研究揭示了一种更微妙的现实。我请嘻哈乐的热爱者们，通过本书，亲眼见证嘻哈乐商业发展的真实故事。

尽管嘻哈文化的地位陡然提升，但是有些评论家和乐迷们争辩说，嘻哈乐的兴盛不是一个成功故事；它未能保持为一种政治性、“积极的”和催人奋进的艺术，而是沦为一种多余的时代错误；它顽固沉迷于一切粗俗和暴力的事物，使其成为一种危险的文化；它商业上的繁荣，表明黑人又一次出卖了自己的文化，或者说白人又一次占有了黑人的文化。

我想这些结论是不公平的。物质至上主义、粗俗和暴力，不是嘻哈文化之病。这些是美国文化之病。嘻哈文化只是美国文化的孩子。

嘻哈乐产生于年轻城市黑人的自由表达，进入主流和黑人市场的企图遭到拒绝后，它开始寻找自己的接近民众的路径。于是，文化上的排挤，不仅催生了匪帮说唱乐，也让独立创业的黑人企业家陡增。将年轻黑人排斥在传统的商业和传播模式之外，反而造就了自足和自信的一代。这就是为什么嘻哈乐对于美国黑人社群，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进步方面所做的贡献，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运动。谁使全美国的电台和音乐电视频道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嘻哈乐打破了这堵墙。谁爬上了好莱坞的上流阶层？是说唱歌手们。谁真正实现了黑人民族主义者经济独立的梦想？1990年代后期的嘻哈乐企业家带动黑人拥有的企业，完成了45%的增长。谁又让民权运动时期“各种族亲如一家”的美梦成真？嘻哈一代，不同种族的通婚率是上一代的四倍。这样，嘻哈乐让所有的美国人获得了自由。

嘻哈乐完全称得上是一个成功。即使是在露骨的商业形式下，嘻哈文化也向美国和全世界，奉上了一份绝妙的礼物。因此，《嘻哈这门生意》是我对嘻哈乐的热情讴歌，尽管人们对它的功过众说纷纭。

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不得不讲述的小故事。

——丹·查纳斯，2010年，纽约市

目录

作者的话

专辑一 彩票兜揽人

3 A面 城市外围

27 B面 城市中心

专辑二 说唱天才

63 A面 迪斯科地狱

90 B面 来自皇后区的国王们

专辑三 电子鼓

119 A面 高雅

166 B面 粗俗

专辑四 嘻哈民族

199 A面 西部

223 B面 东部

专辑五 嘻哈乐生活的地方

283 A面 肤色界线

316 B面 街头知识

专辑六 警察和说唱歌手

345 A面 真相

382 B面 后果

专辑七 保持真实

419 A面 可信性

464 B面 公平

专辑八 美国梦

521 A面 建造

566 B面 出售

617 尾声

623 致谢

631 尾注

632 索引

专辑一
彩票兜揽人

嘻哈乐最早的创业者
(1968-1981)

A 面

城市外围

发明了美国货币的那个人曾在哈勒姆生活，并且在这里死去。

他十七岁时由加勒比海地区来到纽约，他是一名孤儿，靠一笔微薄的奖学金维持生活。他担任过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建立了合众国第一银行，创办了美国铸币厂，他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最终于 1800 年退休之后，在曼哈顿北部买了一块土地。汉密尔顿庄园坐落于高高的峭壁之上，俯瞰着先前荷兰人称之为“新哈勒姆”的殖民村落，那里是尚处于成长初期的纽约市富人们的乡村度假胜地——当时的纽约市还只限于这个狭长岛屿的较低洼的部分。大约 25 年前，在这同一条多岩石的山岭之上，汉密尔顿曾参加抵抗英军的“哈勒姆高地之战”。后来，他成为了乔治·华盛顿将军的参谋长。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汉密尔顿又进行着另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将决定美国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场战斗的双方分别是汉密尔顿与另一位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汉密尔顿想继续以纽约作为国家的首都。杰斐逊却讨厌城市，想将首都迁到波拖马可河沿岸，在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州的对面。汉密尔顿认为美国的未来有赖于商业与工业。杰斐逊却鼓吹农业。汉密尔顿是位移民。杰斐逊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农场主家庭。汉密尔顿是个废奴主义者。杰斐逊自己拥有许多奴隶。

这场论战是城市与农村、北方与南方、废奴主义者与奴隶所有者，以及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即使在汉密尔顿死后很久——他是在与某位政敌的一场决斗中中弹身亡的——仍将影响着美国的历史。这场论战最后导致了南北战争。那时，汉密尔顿曾经拥有的那块土地已划分成几小块，并入了成长中的纽约市，并重新命名为“汉密尔顿高地”。即使在亚伯拉罕·林

肯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以及南部联邦投降之后，那场论战仍在继续。非洲奴隶的儿女们的命运应是如何？他们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美国人，享有合众国的缔造者们赋予自身的那些权利吗？或者美国黑人将被迫处于一种中途半端的角色，既非奴隶也非公民？

许多年来，答案显然是后者。到了1920年时，汉密尔顿高地俯视着全国最大的黑人聚居区。哈勒姆成了一个大杂烩，里面既住着纽约本地黑人，又住着为逃离贫穷与压迫而从南方和加勒比海地区迁移至此寻找工作的黑人移民。对于那些想逃脱《杰姆·克劳法》控制的人们来说，纽约也许是个天堂。然而，这里的生活是令人沮丧的。黑人妇女在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当佣人。如果在工厂找不到工作，黑人男人只好去当看门人，假如有人愿意雇他们的话。

尽管如此，哈勒姆还是充盈了新的生气。从南方来的移民们随身带来了他们的音乐——蓝调和它经过改良的、都市风的堂弟爵士乐。哈勒姆的主要街道——第125号大街上开设了许多夜总会，吸引着来自市中心的白人，他们来此饮酒狂欢。这些顾客中包括了现代娱乐业的奠基人：白人电台广播员、电影制片人、活页乐谱经销商，以及唱片生产商。不久，喧闹的黑人爵士乐在全美各地播放、表演和发行，成为全美年轻白人最喜爱的音乐。虽然种族隔离制度将黑人表演者置于极为不利的处境，而且时有骗子掠走黑人作曲家的各种权利，娱乐业仍然属于美国黑人数不多的可以挣钱的途径之一。

哈勒姆催生了一个有抱负的阶层，他们鼓吹汉密尔顿主义式的梦想：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的地位由他的功劳决定，而不是由他的门第或肤色决定，在这个社会里，独创力和勤奋的工作胜过种族因素。这些哈勒姆人里面，有些是黑人企业家和各种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和店主等。其他的还有作家、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哲学家、教授、政客和社会活动家等等。在哈勒姆，诞生过一批最早的民权运动的机构，如“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美国全国城市联盟”，还诞生过最早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马库斯·加维创办的“全体黑人进步协会”。到了1920年代，哈勒姆成为了美国黑人族裔实质上的首都，而哈勒姆人在艺术、社会和政治上的抱负构成了一个被称之为“哈勒姆文艺复兴”的运动。

这些奋斗者中最富有的一些住在山岭之上，哈勒姆最豪华的房子里，俯瞰着下面的平原；也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经拥有过的那块土地上，而汉密尔顿在他的时代里，正是美国式雄心抱负的象征。这是一个连黑人也可以过上

“甜蜜生活”的地方，这也是它的雅号的由来。

当地人称这块地方为“糖山”。

艾拉·杰克·艾伦从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县，远道来到哈勒姆，投靠他的叔叔勒弗特·布瑞尔；他叔叔在哈勒姆一家不受种族隔离限制的夜总会——“萨沃伊舞厅”——当保镖。1940年代后期，杰克·艾伦到来的时候只有十几岁，可是他卷曲的黑头发中已经有缕缕的灰发了。医生抽取了几小瓶艾伦的血液，试图帮他找出头发不断改变颜色的原因：先是由黑变灰，然后又由灰变黑。最后，医生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也许是遗传，他们说。也许是精神压力。

艾伦却将他的灰发转为一个有利条件，因为这样一来，即使他只有十六岁，也可以进入任何一家夜总会。他肩膀很宽，身材足有六英尺高，这使他很快找到了一份为蓝调音乐家当演出经理的工作，包括“胖子”乔·特纳等人。艾伦能使最不讲信用的演出承办人在演出之后付清钱款，他的武器是他柔和、深沉的声音和堂堂的仪表，却比大多数人的拳头更管用。1951年，当乔·特纳在哈勒姆的阿波罗剧院演出时，两个年轻的土耳其裔美国企业家来和他接洽，他们想请他们为他们新成立的唱片公司——“大西洋”——录制唱片。不久，特纳和艾伦都进入了唱片业发展。

在此之前，音乐发生着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蓝调音乐加快了速度，这句话要按它的字面意思理解，因为这时的蓝调采取了一种更适合跳舞的形式，为年轻的乐迷所喜爱。这种新的音乐有许多称谓：“跳跃蓝调”、“节奏蓝调”、“节奏和蓝调”，或者简单地称之为“R & B”。在纽约，一种R & B的地方变种尤为流行，这就是“嘟·喔普”，该名称来自黑人合唱乐队表演这种音乐时，所发出的无意义的和声衬词。艾伦经营着一支大受欢迎的嘟·喔普乐队——“月光”，他还成为了一家名为“声谱”的小唱片公司的合伙人；他经常在市中心的百老汇大街上，站在布里尔大厦外面的公用电话亭里，用公用电话来洽谈业务；这座大厦是1950年代唱片业的中心。艺人或许倾向于城市的外围，可是商业倾向于城市中心。

随着音乐的变化，哈勒姆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代，南方的黑人如洪水般涌来。有从美国南部各州来的难民，也有从波多黎各来的说西班牙语的移民。新来的这些人正好赶上了制造业开始迁离纽约市的时期。他们中最贫穷的人让租赁房或公寓人满为患，也使城市的社会服务事业及学校不堪重负。犯罪率开始攀升。居住在“糖山”上的、白领阶层的哈勒姆黑人，如医生、律师和艺术

家们，他们开始迁往皇后区、长岛、韦斯特切斯特县或新泽西州等地新兴的、也更为安全的郊区。城市外围的甜蜜生活已美景不再。店铺关门。成百个街区的老旧房屋被夷为平地，来兴建供低收入者使用的公共住宅，结果，事与愿违，社会问题更加恶化。很快，哈勒姆以及位于南布朗克斯和布鲁克林的纽约市其他的大片街区都变成了巨大的贫民窟。由于银行拒绝为当地商业及房地产业提供资金，哈勒姆的建筑开始变得破败失修。尽管非裔美国人长期以来争取平等的斗争取得了新的节节胜利，即民权运动的兴起，可是，哈勒姆——美国黑人之都——却正在变成一个凄凉之地。

天生勇于进取的哈勒姆，这时可供它选择的事业只剩下“捞偏门”了：如妓院和贩毒等非法营生。不过，最常见的偏门生意是地下彩票。

1964年，新罕布什尔州推出第一个合法的州立彩票以前，地下彩票是美国主要的博彩事业，在哈勒姆这样贫穷的种族聚居区尤其受到欢迎。游戏规则很简单。每天，彩民可选择一个三位数的数字，如果抽奖时抽中该数字，或者是与当地赛马场当天的赌金总额最后三位数一致时，那么该彩民获胜，通常为他下注金额的500—600倍。这种地下彩票获胜的机率为1/1000，但是，有关获胜的传闻，或者邻居或朋友偶尔幸运获奖的事实，使得人们像信奉宗教般地坚持参加这项活动。对于许多穷人来说，这种极小的机率，与在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美国从事一个赚钱多的职业的可能性相比，似乎也差不到哪儿去。在哈勒姆，彩票中奖是一个极普遍的人生目标，一个看得着的希望所在。如果你赢了，你就可以买一幢房子。你可以送你的孩子上学。你可以还清你的债务。

地下彩票是由所谓的“政策性银行”经营的，这是一种以街区为基础，由众多的小单元构成的组织，它们的老板记录赌金并进行抽奖。当然，所有这些所谓的银行都是不合法的，因此它们需要与法律的“隔绝”才能运转下去，其实往往就是给当地的警察部门缴纳一笔称之为“衬垫”的钱罢了。有一段时间，哈勒姆的地下彩票买卖由一个名为斯蒂芬妮·圣·克莱尔太太的黑人妇女经营。但是，这买卖太赚钱了，绝不能只留在黑人的手里，于是，1930年代，白人匪帮成员，如“荷兰人·舒尔茨”等，也挤进了这个行业。尽管是不合法的，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哈勒姆的“政策性银行”为房地产或商业提供了唯一的资金来源。到了1950年代，地下彩票业占据哈勒姆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

地下彩票还为哈勒姆人提供了一个更为触手可及的希望：一份门槛很低、薪酬却相当不错的工作。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彩票兜揽人”。彩票兜揽人的工作是在一块特定的区域内，通常包括数个街区，收集赌金，然后分发获胜者

的奖金，同时根据所收集的赌金抽取佣金。这是一个有危险性的买卖。你必须脑子里记许多数字：日期、选定的数字、赌额和支付金额。像所有的偏门生意一样，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例如，你手头拿不出那么多钱，与你的老板、顾客或是警察发生了冲突，那么你就应该说话既快又溜，否则你就只有用拳头来说话了。

1950年代后期的一天，在“糖山”上就发生了这样一幕。杰克·艾伦正在阿姆斯特丹大道上一家体育酒吧的侧墙上玩手球。他从眼睛的余光里看到一个当地的彩票兜揽人，那是一个又高又瘦、脸上满是麻点的家伙，周围是愤怒的人群。一个人说他的彩票中奖了，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年轻的彩票兜揽人却没钱来支付给他。艾伦立刻意识到这个彩票兜揽人遇到大麻烦了。按照他一贯的行事风格，这个头脑冷静、说话轻柔、一头灰发的年轻人走了过去，将事情平息了下来。娱乐界的兜售与彩票业的兜售并无太大差别。杰克说话很快，杰克说话很溜。于是，那个年轻的彩票兜揽人，乔·罗宾逊，可以毫发无损地离开了。

艾伦知道罗宾逊在地下彩票业干得不会太久。如果想活下去，罗宾逊必须找一个更好一点、更为安全的行当。因为这家伙的嘴皮子不够利索，不足以救他自己的命。

十年以后，十三岁的安东尼·霍洛韦似乎也将踏入同样的行业。

这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安东尼正同往常一样，与一个名叫查尔斯的彩票兜揽人一起行驶在马路上，他坐在查尔斯的轿车的副驾驶席上，看着“糖山”的一座座赤褐色砂石建筑从车窗里闪过。安东尼现在在道上混了。他不会回家，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他与他的母亲闹得不可开交。

一天，多萝西·霍洛韦下班回家，发现她的儿子与一帮朋友在她的客厅里，他们没去上学，却在那儿打牌，还听着她的唱片。安东尼是个好孩子，矮矮胖胖，脸上经常挂着微笑，唱歌跳舞无人能敌。只是最近他才变得任性起来。所以，她没有训斥他。她也没有打他。相反，多萝西做了件让安东尼吓个半死的事情。她让警察以逃学的罪名把他抓了起来。法庭先把安东尼送到了斯波福德——一处位于南布朗克斯的青少年感化中心，随后，又遣往了一处青年营。

自打放出来之后，安东尼就东游西荡漂泊无依。有什么能好过和查尔斯一起混呢，查尔斯作为一个彩票兜揽人，却拥有一辆纯钢制造的紫色“福特雷鸟”轿车。查尔斯凭这辆车吸引了不少漂亮女孩的注意，安东尼喜欢与他一起坐车

巡游，陪着口袋里塞满了钞票的查尔斯去各个地点，一边收集赌金，一边支付奖金。

查尔斯常去收集赌金的一个地点是“糖山”上的一个名为“露之家”的酒吧。“露之家”并不大，生意却很兴隆。酒吧的一角，一位名叫 W.T. 的老前辈，使用一台“BSR 麦克唐纳”唱机，播放着唱片，在换唱片的间歇，他会通过麦克风向人群说话，来保持派对的气氛。每次来“露之家”时，安东尼的眼睛都离不开那些旋转的唱片和麦克风。

以前，在他母亲举办的家庭派对上，安东尼已经领略过所谓的“唱片骑士”（DJ）所能发挥出的能量了。当他还在上小学时，他母亲就让他来掌管她所收藏的一大堆每分钟 45 转的单曲唱片。要是他放了一张不好的唱片，破坏了派对的“气氛”，他母亲准会生气地皱起眉头。

“你为什么放这张？”多罗西·霍洛韦会厉声质问，“快放那些受人欢迎的！”

安东尼知道哪些唱片能使人翩翩起舞，哪些不能。还在上初中时，安东尼就已经为纽约市最受欢迎的黑人 DJ——弗兰基·克罗克——所倾倒了，弗兰基在哈勒姆的 WWRL 电台（一家灵魂音乐调幅广播电台）播放歌曲的间歇，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弗兰基说话很快，弗兰基说话很溜。

“我会使你摇摆的屁股更带劲儿，使你的舞姿更潇洒，使你的舞步更轻盈，”他在广播里这样说道，“要是你不懂得欣赏，你要知道你的灵魂里有了个窟窿。/ 不要在星期天吃鸡肉。/ 否则别的猫儿会来取笑。/ 弗兰基·克罗克将把一切来照料，/ 他边吸烟来边烹调。/ 此外再没有这样的‘灵魂’兄弟。”

我也能做到这样，安东尼想。于是，安东尼在换唱片的间歇时，说唱自己的押韵诗，并调整好时间，使这些诗句在唱片的声乐部分开始时刚好结束，就像弗兰基·克罗克在广播上做的那样。

W.T. 肯定注意到了安东尼眼睛里渴望的目光，因为一天晚上，这名 DJ 向十三岁的安东尼走过来，提出了一个建议。

“听着，”W.T. 说道，“我得离开办点事。我很快会回来。我需要你做的是，一张唱片结束时，换上另外一张就行了。”

W.T. 走了。当查尔斯——那个彩票兜揽人——与他的顾客以及崇拜者寒暄的时候，安东尼走到唱机后面，做起 W.T. 交代的事情来。他播放“阿奇·贝尔和德雷尔斯”乐队的《绷紧》，接着切换到“卡皮托尔斯”组合的《酷扯》，他还随着音乐不停地手舞足蹈。可是，安东尼无法抗拒麦克风的诱惑。于是，在歌曲转换间歇，他说唱了一些押韵诗，就像弗兰基·克罗克做的那样，来保持派